

荠菜花

■朱延华

傍晚,妻带我去小街逛,看到有卖荠菜花的,妻很惊奇地跟我说:“早上就在菜场看到有卖的,当时只觉得奇怪,荠菜开花,就老了,不好吃了,怎么还会有人卖有人买呢?”卖菜大姐劝道:“用荠菜花煮鸡蛋,可以医治头痛眩晕。”妻和我都是第一次听说这个民风民俗,虽然荠菜老了吃不动,用来煮鸡蛋,肯定不会有毒,既然是民俗,就尊重一下,拿出手机,刷了一块钱,买了一把带回家。

我自小就喜欢吃荠菜,冷炆荠菜、香干拌荠菜、荠菜饺子、荠菜包子、荠菜饼,吃的都是鲜嫩的荠菜,从未吃过开花的荠菜。网上查了一下,居然真有“荠菜花煮鸡蛋”的词条,看来我是孤陋寡闻了。

荠菜不仅好吃,还富有诗意。“陌上柔桑破嫩芽,东邻蚕种已生些。平冈细草鸣黄犊,斜日寒林点暮鸦。山远近,路横斜,青旗沽酒有人家。城中桃李愁风雨,春在溪头荠菜花。”平凡的荠菜花,在辛弃疾这首《鹧鸪天·陌上柔桑破嫩芽》中,成为春天的意象,春天的代表,春天的形象。

辛弃疾对荠菜花情有独钟,在《鹧鸪天·游鹅湖醉书酒家壁》中,再一次赋予荠菜花以春的形象:“春入平原荠菜花,新耕雨后落群鸦。多情白发春无奈,晚日青帘酒易赊。闲意态,细生涯。牛栏西畔有桑麻。青裙缟袂谁家女,去趁蚕生看外家。”

荠菜,是冬末初春较为常见的一种野菜。皑皑白雪刚刚融化,冬日暖阳下冒出草青之时,荠菜也奋不顾身地从雪缝中挤出身子,探出头来。“城雪初消荠菜生,角门深巷少人行。柳梢听得黄鹂语,此是春来第一声。”元代杨载这首《到京师》,把柔弱的荠菜与漂亮的黄鹂并写,让这对植物与动物一起来为我们报春。

荠菜,虽然极为普通、极为常见,却有着久远的美名美誉,一直深得文人君子的喜爱,美味甘甜的荠菜,还被人格化。《诗经·谷风》云:“谁谓荼苦?其甘如荠。”屈原作《九章》,诗曰:“故荼荠不同亩兮,兰茝幽而独芳。”茶味苦,荠味甘,到了屈原这里,不同的野菜荠菜,就被人格化,喻以小人、君子,荠菜成为高尚君子的代名词。

常见的荠菜花,在清代顾太清的笔下,美不胜收。顾太清专门为荠菜填词《东海渔歌补遗鹧鸪天·荠菜》:“溪上星星小百花。也随春色斗豪奢。绿波渺渺天边水,细草盈盈一寸芽。春有限,遍天涯。千红万紫互交加。野人自有真生趣,桃叶携筐亦可夸。”

荠菜花深得诗人的喜爱,“春风先发苑中梅,樱杏桃梨次第开。荠花榆荚深村里,亦道春风为我来。”白居易写《春风》的心情一定是欢快乐观的。同样是白居易,在写《东墙夜合树去秋为风雨所摧,今年花时,怆然有感》一诗时,心情变了,诗中的荠菜也跟着染上惆怅情绪的色彩:“碧萸红缕今何在,风雨飘去不回。惆怅去年墙下地,今春唯有荠花开。”

白居易借荠菜抒情,高力士则借荠菜言志。唐肃宗时,宦官李辅国矫制诬明皇西宫,高力士被流放于巫州,见山多荠菜,而土著居民不懂得吃,有感而发,写了《感巫州荠菜》一诗:“两京作斤卖,五溪无人采。夷夏虽有殊,气味都不改。”这首诗很高明,说荠菜在两个京城很贵重,都是按斤卖的,五溪这个地方,人们根本不知道荠菜还能吃,都没有人采。高力士是自卑荠菜,说自己在皇帝身边,还是有一定地位的,现在被贬流放,就像五溪的荠菜一样一钱不值。后两句,则是表达自己虽然处境不同,但对皇帝的忠心依然如故。

宋代董嗣皋的《荠花》,细细品味,则能读出古人中常见的不得志却又盼望被帝王赏识提拔的心志:“挑根扫叶古墙阴,雨后青腴有客寻。又见开花如雪处,不知遍野已春深。山谿难入膏粱味,冰室偏种采撷心。茶苦回甘谁识取,周诗历历播微吟。”

真正写荠菜写得好的,我觉得,还是要把荠菜写回来,让荠菜回到烟火人间。比如陆游的《春荠》,好像写的就是开了花吃不动的荠菜花:“食案何萧然,春荠花若雪;从今日老硬,何以供采撷?山翁垂八十,忍贫心似铁,那须万钱箸,养此三寸舌?软炊香粳饭,幸免烦祝噎。一瓢亦已泰,陋巷时小啜。”

宋代叶茵的《渔村》,则写出了诗人洒脱的田园生活:“古柳溪头枕断槎,横篙挂网几渔家。得鱼去换红蒸米,呼子来挑荠菜花。”宋代张镃的《荠花》,似乎专门为本文写的,他所写的,正是三月三的荠菜花:“荠花繁处蝶争飞,忽忆前年三月时。流水流杯人共醉,晚来疎雨又新诗。”“流水流杯”,古人可会玩了。曲水流觞,是文人墨客诗酒唱酬的一种雅事,欧阳修在《醉翁亭记》一文中虽无一句曲水流觞、流水流杯,却最能代表这种文人雅集的美好生活状态。我在想,醉翁亭畔,一定是开满荠菜花的吧。

“淮左名都,竹西佳处,解鞍少驻初程。过春风十里,尽荠麦青青。”以前读姜夔的《扬州慢》,从没注意到还有荠菜这个凡物,现在再读姜夔,读到“荠麦青青”,顿时感慨万千。借用姜夔的“念桥边红药,年年知为谁生?”今天看到南小街有人卖荠菜花,大概这年年有人卖荠菜花,我们今年才买,不知过去年年,荠菜花又被谁买去了?



慢慢走进光明

■仲启新

第一次乘坐高铁,是为了赴一趟山东之旅,目的地为济南。

我特地选择乘坐白天的高铁班车前往,座位还选择了靠窗户口的位,方便沿途欣赏风景。高铁驶出车站后,因为一路高架,居高临下,尤其是出了城市后,我的视野渐渐开阔。苏北是平原,高铁在平原上飞速奔驰,穿过一片片庄稼地,一片片林带和水网,平原风景一览无余。

高铁进入山东境内后,地面开始起伏,出现小山丘,对于很少外出、家乡又无山的我来说,这就是完全不同的风景,我的眼睛紧盯着外面的风景,不放过任何一处。突然间,窗外一片漆黑,车厢里的风速大了起来,我的耳朵产生不适,有很强烈地耳鸣反应。后来我才知道,原来是火车高速进入隧道后,隧道内的空气因为快速被挤压而逃逸受限,高压空气就会涌进车厢内,进而冲击人的耳膜,使人产生耳鸣现象。

随后,高铁又接连多次进出隧道。每一次高铁进隧道,总是让我眼前一黑,仿佛一下子就坠入黑暗的深渊,而高铁出隧道时,我则是先看到前面有一丝光亮,然后光亮越来越大,最终恢复到正常。这个新发现,给我的旅途带来了全新的体验。

返程时,再次体验这样的场景,黑暗一瞬间,光明慢慢来。这经历像极了人生,我们在工作、学习、生活中遇到困难时,经常是毫无征兆、猝不及防,一下子就让人陷入困境和黑暗中,甚至还让人惊慌失措,不知道怎么办才好?而迎来光明的过程则更为艰难,需要吃尽苦头、历尽磨难,需要熬过很长一段时间,还需要时刻保持前行的信心和动力。

当然,光明到来时,也远不像进入黑暗那样迅速、干脆和彻底。人从黑暗中抵达光明时,就如高铁从黑暗中进入光明时一样,先是看到一条线,一线光明,一线生机,然后慢慢打开,那条光线越来越宽,光亮越来越大,直到让人全部置身于光明中。

经历去时的过隧道经历,回来时,我便有了经验。当我看到一边有山丘,并且连绵不断、越来越高,心中就想到,可能前面就要进隧道了,心理做好了准备,在高铁突然驶入隧道、眼前的光线暗下时,因为事先有了准备,我便不再惊慌,加之又戴上了耳机,耳朵的不适也减少了许多。

经历一件事,完成一项工作,人生的成长,也要有这样的态度,预判它的难易程度,观察事情发展规律,做好面对困难的准备,这样,当困难降临时,我们才能不至于手忙脚乱,也不至于无所适从,更不至于陷入困境不能自拔。在黑暗中,我们需要凝神定气,黑暗并不可怕,它只是光明的暂时缺失;在黑暗中,我们可以反思自己,寻找内心的力量,坚定信念,勇敢面对,才能更好地迎接光明。同时,经历一次黑暗,也是人生的一次成长和提升。

当然,我们也要珍惜光明带来的美好。当光明终于来临时,我们要学会感恩和珍惜,因为光明不仅带给我们温暖和希望,还让我们看到了更美好的世界。我们要用心感受光明带来的美好,让这种美好成为我们前进的信心和战胜一切困难的力量,从而实现人生的不断成长和升华。

小驴车的思念

■丁荣阳

第一次远行,我坐的是小毛驴拉的平板车。那种车,被人们称为小驴车。坐在那样的车上,让我的心里美滋滋的。原因是我没出过远门,更没坐过什么交通工具。

那时我刚上小学,还住在农村老家。我们的小村子十分偏僻,交通更是闭塞,许多小脚老太太一辈子都没出过村子。因为父亲工作的调动,我们举家搬进了县城。那天,在一众小伙伴们羡慕的眼神中,我和两个年幼的妹妹懵懵懂懂地爬上一辆小驴车。赶车的是我们村里时常去县城的一个大爷。车上装着家里的几个木头箱子和柜子,最上面放着一张老式的木板床。我们都坐在木板床上,小驴车颠簸在崎岖的土路上,每次经过一个稍大点的土坑,小驴车就会猛地颠一下。伴随着箱柜“乒乒乓乓”的碰撞声和小驴车的“吱吱呀呀”声,我们被抛起又落下,如果不是老式木板床四周高约二十公分的床框挡着,肯定会被颠下小驴车的。随着一次又一次的抛起落下,我们兴奋地高声笑着。打闹中,我们又时不时地碰作一团,发出更为兴奋的尖叫声。要知道,在此之前,我们只偶尔坐过父亲自行车的前杠,而且下车时半边屁股和腿脚都麻得不像是自己的了,并没有小驴车坐得这么开心、这么新奇。

小驴车一路颠簸,颠下了一路的笑声,落在土路上的笑声惊醒了梦中的尘土。醒来的尘土也兴奋起来,纷纷舞起来,呼朋引伴地跟在小驴车后面,飞奔着,跳跃着,直到筋疲力竭才恋恋不舍地躺下继续休息。也是在赶车大爷一次次笑眯眯地回头中,小驴车经过了一个又一个陌生的村子,终于驶上了通往县城的柏油马路。在那一瞬间,我们都惊呆了。看着不时从我们身边呼啸而过的各式各样的汽车,兴奋的尖叫声没了,“乒乒乓乓”的箱柜碰撞声没了,小驴车的“吱吱呀呀”声也没了,耳边只有刚才在土路上没听到的小毛驴脖子上铃铛晃动的“叮叮当当”声,还有就是驴蹄子踩在马路上传出的“蹄嗒”声。短暂的安静过后,我们又“叽叽喳喳”地开始讨论一切没见过的新鲜事物。最后又一起挤到赶车大爷身后好奇地发问:“城里人不种地,每天干什么?城里人不种地,又吃什么?”

多年后,在我结婚的第二天,先生带我乘火车出省玩了一圈。那是我第一次乘火车。早听说火车行驶时,平稳得连水杯里的水都不会洒出来。对于习惯了乘汽车时不时前倒后仰的我来说,早就想体验一下乘火车时的平稳感觉了。那天,上了火车,找到座位坐下后,在先生的含笑注视下,我迫不及待地取出一杯水,拧下杯盖,放到小桌上。因为担心杯子会晃倒,又不放心地握住。随着火车“呜呜”的鸣笛声,“哐当哐当”的车轮声,还有车窗外风吹过的“飒飒”声,我惊讶地发现,杯子里的水真的没有洒出来。

女儿高考结束的那个夏天,我们第一次乘高铁去远行。坐在平稳行驶的列车车厢里,我们盯着显示时速的小小显示屏,看着上面的红色数字不断地跳动,最后停在了308km/h。看着车窗外高速公路上正在行驶的汽车,我们又不禁感叹:都说古时的千里马可日行一千、夜行八百,但和现在的高铁比起来,真的是一点可比性也没有了。

随着时间的推移,我又多次乘飞机远行。飞机的速度和平稳性又比火车、高铁强多了。不过,相较于火车、高铁、飞机,让我难以忘怀的始终是第一次远行所坐的小驴车,当年的笑声如今依然常常回响在我的耳畔。